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〇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5/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〇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禮樂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〇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青箱堂詩集三十三卷文集十二卷遺稿續刻一卷年譜一卷

〔清〕王崇簡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八年王燕刻本

東村集十卷附刊一卷

〔清〕李呈祥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一十一年刻本

青箱堂詩集三十三卷文集
十二卷遺稿續刻一卷年
譜一卷

〔清〕王崇簡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八年

王燕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青箱堂文

集三十三卷詩集三十三卷》

提要

序

荅陽宋政文玉樓

勝引者敬哉之樓居著說也築勝引而古
今在其中矣意之必取乎勝引何也敬哉
方畢役二三人落焉飲酒樂崔開予曰子
將以戶庭之內形骸之外而肇錫以嘉名
也敬哉曰此賢達之務也如名吾樓而不

青箱堂詩集

序

一

宋

荷吾名誣土木矣余曰名居與名人異甚
苟不先有大吾名之意則不必築吾樓如
大吾名而築吾樓則莫如讀其書而書在
樓友其友而友在樓也敬哉曰信夫今日
之有二三人卽非我獨居之也開予與余
間曰敬哉之人中慧而勤又交多四方中
慧故其心達物故術業兼攻交多四方故

耳目資之夫圖史在我生之上而朋友在
我生之傍此大哲之才乃能取之我知敬
哉善取友者也蓋據是義而名樓余曰取
聖上書策而視之摘紙遇辭曰逸爵紆勝
引訓曰友遂命之余又曰古在斯今在斯
其以爲錦乎是會也卜夜不去敬哉居樓
二年而刻勝引草成余與開予適登其樓

青簡堂詩集

序

左右顧而言曰友則猶是也而書加多矣

序

雲間李定舒章撰

余至京師之二日訪王敬哉于城西皆庭蕭
然叢竹映戶披帷而得之敬哉爲人沉醇有大
處善自謙下四方之賢豪長者無不交也而好
詩與余言詩欣然而樂見焉大約皆清新真逸
獨寫性情之作也而高之人浮雲下之動清泉
故予以爲王子之詩當去此間數十里外上蘊
青松下澗素波登巖壑之間而誦之則冷冷而

青簡堂詩集

序

風發杳杳而情深矣夫京師古之燕國感慨節
俠之所出也而今爲帝都綺靡繁麗之所會
也士大夫之軒蓋交絡於途裘馬劍佩之客日
接於耳目而無所避也數十年以來天子庶
勞於上殷憂沉積于下紛羽書而馳出禁旅而
驅章交公車人滿闕廷而無一分此念者則憂
愁勞思之所由作也而王子生于其間作爲歌
詩凄靜冲放心所其賞興言于素交意行不得
寄情於山水其旨忠以厚其氣和而平所謂得

風人之致者非耶往者司馬子長以楊子雲善
作詞賦以爲曲終雅奏比于諷諫之流而至今
讀大人之作固飄飄而凌雲觀羽獵之文亦躍
躍而從禽矣故曰風人之旨麗以則騷人之旨
麗以淫離蟲小技壯夫不爲而我敬哉居京華
之中生有異才久不得志矣而言有風則不爲
淫蕩余以爲非有天下之大力者不能其于詩
也直寓之耳余又安足以知之耶崇禎戊寅春
日李雯序

青箱堂詩集

卷一

二

李

序

東海宋瑤玉叔撰

吾女王子散哉北地之偉人也海內之士無識
不識咸樂與之遊然又最能詩世所傳勝引樓
臺乃其展初刻余時方少讀之刺刺不甚可解
然心知其爲純古淡泊雅容懿雅之音心壯氣
得者之所爲也猶憶上元之夕余與米子吉上
崔子青翊從姬市醉歸道經大明門天大雲夜
少人因下馬狂呼踏藉雪中明旦視之衣履盡
青箱堂詩集
一
宋
污撒哉獨約手忍寒清吟微笑而已當是時京
師方晏如微哉居大市西修廊折徑幽篁怪石
左列尊彝右蔽國史庭館肅清閑靜好雖車
馬嘖咽而咏歌不輟故其爲詩也幽而不纖麗
而不淫迨存年草成而悼亡嘆逝傷貧嗟遇之
咏作矣嗟乎士生百年之間其所爲成大名顯
當世者歲月改無幾耳是故上之則遭遇隆盛
副明天子任使珥筆承華直臨禁籞侍柏梁之
雅譚追躋基于西園詩歌存諸郊廟製作譜於

笙鏞昔賢所嘆良爲盛軌其次則提節避離騷
旌龍戍驍都護之車贊靈純之幕水弱山高日
荒烟紫府墨屑染晚毫馬首覽沙磧之悠緬紀
川原之要害意氣之盛可爲壯哉其或身將隱
矣迹迹高義鹿門則妻子同車林慮則麋鹿爲
侶異梁五嶽向平之妍嫁已終抱影空廬宗炳
之山川繞壁以至懸敝席以爲門唐短轅以爲
廩棲半畝之宮御諸侯之聘秋拾橡栗冬覆烏
毛彼其孤蹠之性堅於一蹠歌頌之聲若由金
石古之幽人畸士類有然者顧予與敬哉所遭
之時則何如哉或逢年而無貴仕或窮歲而嘆
斯饑雖數年之間顯晦或有不同然而傷心之
賦痛切鉅鼎門內之戚歎與帷幃悲愁於邑且
有三百篇所未能盡道者又況乎去椒舉之邦
而叩康信之哀乎雖然羈旅之傷達人不免伯
叔蒙戎荒丘倏嘆是以歲在單閼賈生殞涕地
當荆楚王粲興嗟越禽代馬寄屬國之襟零雨
晨風掩子荆之袂以至北征有賦思歸著吟莫

不撫節物而怡懷序開山而若靜迄今風烟靡
滅數千百年矣異之雖稍爽矣臨風騎鶴玉珂
者不知銷沉何地而獨止旅人遊子窮愁孤憤
之吟得與子見此率同窮天地之慘憤之者感
莫能連而不能已焉竊思古之羈旅者小人之
憂君子之賜也敬哉聞余言而善之於是愈益
編摩披吟不少聞其所爲詩亦益以工余嘗謂
之曰居良亂之季有初盛之風宇內之平兆於
子矣河干多服卿爲論若如此世有桓譚覽其
終始之際其殆琴歌之有激楚風詩之有變雅
乎

序

嵩山孔洞王鐸撰

敬哉相見衣若不勝粥粥謹肅雅好詩其
尊人博古以不工爲嘔摯吏而貧館中數
寤言以見晚爲快也後數睇敬哉詩予始
作而歎曰詩之頗也鮮考省于正則孰是
負貶先升有是雅聲溫醇有範而不吾吾

青箱堂詩集

序

五

也凡人充訕以淫于所愜多不能操磨鑠
革焉至于越其芒角若一二不怙于物又
易爲騷抑苛激之氣以抵觸于煙雲花石
蟲魚鳥獸山溪之間如是果其養之不式
權無其協材以爲賴乎抑其牢騷者素不
淑于古無以庀其載而思緯無藝以滑其
敦厚乎予觀于敬哉有以自下不日且賴

青箱堂詩集

序

五

其論閭議峻茂帥以序百物哀敏以熙八
獲昌七事胡爲乎雕鏤之力堪與愁思者
刮尺劇寸或亦不能無感不能盡有阿愜
鬱積焉而洩于此耶何爲詩猶能雅正乃
爾孰爲謹肅者不曉冷其神形夸骨佳如
鍾譚派蹈薄夫之小勇必頗焉以與古人
相牙錙哉嗟乎西寇黷斄剝亂之後萬物
焦天萬藪穢藪艱虞困頓爲矐幾何惜其
從前軼者如彼也不然不禦寇不若不逢
其不隕獲于煙雲鸞石蟲魚鳥獸山谿不
苟于詞庀其載以淑古有以異歟無以異
歟是故君子操其所積彰事業而閭峻焉
則以謹肅之荅也九有一皞皞臻敬哉必
大有所怙發爲詞章銜華戴實不惟不充

誦必且嘈呖無窮夫一詩也足以罄吾敬
哉之養也乎負肥文壇先升遠樹敬哉不
如之不止矣

序

雲間宋徵輿文撰

蓋徵輿結髮而游吳越壯而歷淮泗經齊
魯崎嶇梁宋商周故都之間然後浮沉于
燕京者幾三載所見天下之有名徹章稱
能詩者亦已多矣獨於敬哉王先生有不
可及者三焉先生弱冠即工為詩迄今三
十餘年起家宗陶孟以自然為則已而曰
不知者將謂我從竟陵于是為沉博絕麗
之言已又曰不知者將謂我從濟南于是
規三百準漢魏日審日變人莫之測此其
不可及一也作者始未嘗不矜奮及稱成
家輒自夷逸即太白夜郎之日子美西川
而後視前少緩不無少疎何況以下乃

先生自盛有詩名後改苦操作三十年不
怠至近日而篇益富六益攻此其不可及
者二也懸國門布通都其意將以流傳無
窮豈易事哉令人率然而作必殺青以
供覆瓿者多矣先生彙數年之詩為一集
一語不合一字有暇隨即割於復徧贅儕
友端務繩則是以卷帙雖富絕無累篇多
製之而嚴裁之其不可及者三也徵輿既
以年家子任校閱盡讀先生之詩為作而
嘆曰盛哉其大言碩以好其微言廉以深
其遠言昭以申其隱言闇以的其通言約
以典當事變之際流連反覆庶幾古者惻
怛忠厚之旨焉嗟乎是豈不為絕盛者乎
天下之人徒見其盛而不知其不可及之

實以求幾及難矣習一人一家之說無論
當與否以寸為丈以杯水為滄海齋則置
焚燬楚復齊曰恰比比是也日月不居曾
不自咎亦何當於作者之列哉徵輿雲間
人也習雲間言及走京師從君子長者游
則聞見頗拓以為雲間之詩古文辭合諸
古人於詩得十之八九於古文辭十僅得
四五嘗思退而脩明其業為鄰里負矢先
驅以求無負往者見知之士然而力不逮
也時不與也夫心則敬哉先生之心也業
則施矣屬在閩海應先生之命徵其詩集
而有感焉時辛卯秋望間

天子將幸太學命先生為大司成之月也

青箱堂詩序

此先生自丙申至辛丑六季內所作也先生詩刻不一以季而異丙申後氣大而彌厚學足而愈醇才敏而益老詞鎔而返樸令讀者穆然以靜悠然以遠淵然若有所思或亦閱歷久而見道深特守堅而用意渾耶風雅蔚起家命作者逞其氣之所至

青箱堂詩序

似灌夫之使酒以爲此書法中崩崖墜石也恃其學之所近似濟冲之持籌以爲兵法中多多益善也鼓其才之所勝似秦武之舉鼎以爲此劍術中之與蛟出沒也擅其詞之所瞻似隨苑之綴綵以爲此詞品中之鏤金錯綺也嗟乎內處于歎而外見有餘讀先生詩可以退與六朝弊陳伯玉

出而救之八代衰韓退之出而激之三峽下趨乃見漚澗黃河東注乃有龍門先生其欲救世而必出于是哉亦候至于是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刻從出山日至解龜之季敘以支干不令體類其留之以俟善讀先生詩者將以論世云

東海小子法若真沐書

青箱堂詩序

青箱堂詩敘

王敬哉先生詩集既有刻行世久矣辛丑謝病上大宗伯印綬林居清暇乃彙丙申以後六年之詩將續前刻紙書千里走一介謂光曰爲我刪定之千秋之業非他世應可比幸以古道自處也光開緘太息曰先生有古道二字在其胸中出處超然又

青箱堂詩敘

何足異而詩豈徒然作者哉寒夜挑燈爲卒業不敢自避愚賤直陳可否以成先生爲謙之誼既原帙返都門于是復作而歎曰先生之詩是卽先生之古道矣夫詩之古非以時論也六朝靡靡者可退爲叔季開元之盛直接黃初卽近代何李兩大家起元宋而上與開元爲伍然則謂今人之

青箱堂詩敘

必不古人若非遺論也但古人之詩必有其原則道焉耳道者立人之本萬事所從出而詩其著焉古之詩人大抵稟清剛之德有光明磊落之槩本諸忠孝敷以和平三百篇皆詩皆道也若夫鄙夫俗士日逐逐于榮利之場僞托風雅文其固陋其詩必譏襲汎濫生氣暗然儕輩皆厭之而何

有于古敬哉先生今之有道者雖歷艱仕常儻然有遺世之想未老投簪逍遙林壑當世望之如龍門而退然若不足試觀高冠大爵以詩名海內者幾幾輦下乃遠尋寂寞之濱問道于無聞之下士則素心可知故其詩不附近代亦不規摹古人直行胸臆蕭疎自遠相提而論古

詩敦穆而澹永似黃初近體遒逸而多風
似開元所紀載多

朝廷典禮都俞盛事而相與周旋者大半薦
紳冠蓋之流乃誦其詩謾謾然烟霞之氣
著于眉宇無異乎深山大澤據松而長嘯
也非有道者能之歟故夫古道云者卽謂
先生自目其詩焉可矣

十月簡堂詩叙二

聽山後學申涵光臆盟氏題于

珠草山房

序

詩者六經之一也詩多道君臣夫婦草木
鳥獸而易皆言之知詩之道與易通詩列
二南十五國之風以知二南十五國之政
言政者書也詩又通春秋以筆削詩以褒
譏又通歐陽修曰詩者樂之苗裔故授壺
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故又通至禮者
因義而起也詩發乎情止乎義又無不通
由此而觀詩以一經而兼數經之理此詩
之義所以爲弘且遠與然予觀諸經于詩
第曰通之若禮實輔詩而行不知禮不可
爲詩故禮于詩爲獨重蓋詩者性情之所
作也性情之所感有邪正之不同其言卽
有是非之不一故朱子以爲周南召南親
被文王之化以成德人皆得其性情之正
自邶而下先王之風一變矣雅頌之篇皆

朝凡

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至于賢人君子閔時病俗而雅又一變矣嗚呼詩一也而于此遂分正變者人未盡知禮耳知禮則性情之際必能閒邪以存正樂而不至于淫哀而不至于傷怨誹而不至于亂其發爲詩也然後可以有正而無變朱子又云其感之之雜所發不能無可擇者上之人必思有以勸懲之夫上之人豈能以詩之爲道勸懲之哉亦設爲禮以閑之而已今讀禮經所載無非教人防淫節性以正人之不正卽其文有曰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于禮經又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非詩與禮實相輔而行耶

大宗伯王公治禮者也自公立

序

陳

朝廷之大禮皆已修明天下之人皆采禮教罔敢阻越而其間有無詩言亦且感于性情之際發爲和平易直之言是以數年之內詩學漸興于天下予小子居京師公賜之卮酒示青箱堂詩集若干卷自恨學識寡昧未能有會于心然自數年來漸摩于禮教之中覺聲聲亦有以自得噫公之禮教皆公之詩教也况復自爲其詩以教天下哉公之詩有得于二南雅頌之正天下能詩者皆知之予小子何敢以一辭贊與康熙戊申初秋晉陵年家晚學生陳玉琪頓首拜謹撰

陳

序

曩者壬辰登第時大宗伯王公
為國子祭酒釋褐之日偕同舉
四百餘人醵持於堂下既而漢
書館中大同馬王公曰侍

先皇常左右時導從庶常於
履依宮生年累籍其數焉爾地

卷三

猥以後進與史局辱兩王公引
接尤多時存言笑於文史遂
御李之懷自彰湖攀轡以從大
司馬公送領津曹而大宗伯公
鑒出止之訓亟以政推為山陽
野之間而爾地亦以放廢重江
南望頃過蒼城適太守薛淵林

公分理賑政以青箱堂一編見
示曰此大宗伯公通年未刻之
詩也子與公為報中前輩幸一
言贊之竊唯公之詩自丁卯迄
今五十餘年天下傳誦久矣遂於
錦林達於衆譯波分以之錢錦
國相以之易金海內瞻之以泰

卷三

山北斗峰不出為敬哉先生
獨晚年之詩狗爛之極彌造平
淡此殆詩之化境未能測之而
至者二三百年以來父子燈保
傳位極人臣者乃以李實耿雲
氏陳南光堪潼關諸前輩但功
名恒赫於身之而父采施流或

才遠過公以文章著於當世
離先哲人方以周公持前
持後為禁而公必以著述為樂
慨然細書卷而不倦讀大宗伯
公之詩在筆手乃觀止之歎已
康熙十四年乙卯上巳西湖後
學曹爾坵持書於廣陵旅次

曹爾坵



序

憶與先生聚首吳江猶是烽火燭天孤舟
兩泣時也自南北分飛升沉異路何意三
十年後重逢白髮之老得上青箱之堂炳
燭銜杯有疑夢寐問昔時同難諸子則都
已魂消異域碧化青燐矣獨予以遲暮飄
零老狂仍舊先生誼篤杵臼情殷車笠喜

青箱堂詩集

序

故人之重聚乃賓閣之頻開花時出郭輒
用招攜雪夜剪燈多所贈答於其行也寫
生綃一幅題長句為別筆墨繼繼黯然神
傷已又出未刻稿屬予題敘夫先生詩聲
鼓吹海內寧藉予言而欲予有言者蓋重
惜予垂老之分攜隨行墨於卷端志不忘
之雅意耳甚矣先生之情至也夫詩者性